



莫波格经典成长小说系列·12

等待安雅

Waiting for Anya

[英] 麦克·莫波格 Michael Morpurgo 著 / 朱其芳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等待安雅

【英】麦克·莫波格 (Michael Morpurgo) 著

朱其芳 译

WAITING FOR
ANYA
Michael Morpurgo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等待安雅 / (英) 莫波格著; 朱其芳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1

书名原文: Waiting for Anya

ISBN 978-7-5112-7634-6

I. ①等… II. ①莫… ②朱…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2167号

图字号: 01-2014-1721

WAITING FOR ANYA

by Michael Morpurgo

Copyright © 1990 by Michael Morpurg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Double Spiral Culture & Exchange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等待安雅

著 者: 【英】麦克·莫波格

译 者: 朱其芳

策 划: 双螺旋童书馆

责任编辑: 黄海龙 许 怡

责任校对: 傅泉泽

特约编辑: 唐 浒 韩 旭

印 制: 曹 诤

插画设计: 芒 果

特约技术编辑: 张雅琴 沈永勤 杨 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010-63497501、63370061 (团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邮 箱: gmcbc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字 数: 1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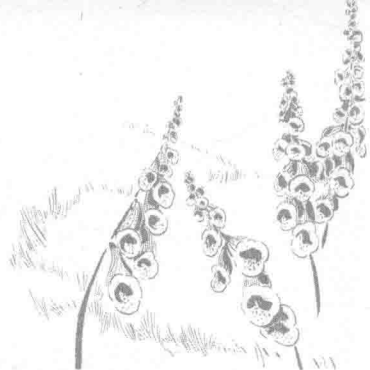
印 张: 5.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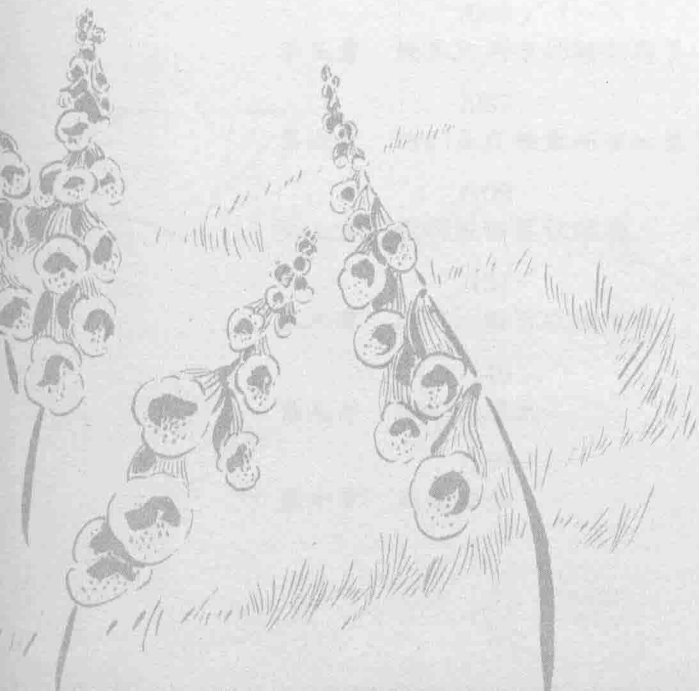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7634-6

定 价: 20.00元



献给塞维林，她对本书有很大帮助。同时感谢乔·库斯泰尔、让·库斯泰尔、吉尔伯特·廷托尔勒、勒斯肯村的前任村长弗朗索瓦·特萨克和特萨克夫人，还有同样来自勒斯肯村的牧羊人多米尼克·库哈珀卡萨德以及劳伦·艾塞克·拉帕萨。



目录



Waiting for Anya



/001

捧顶桂冠给你

/005

第一章 我们从没遇见过

/019

第二章 这是我的女儿，安雅

/033

第三章 你知道什么是犹太人吗

/051

第四章 你愿意把他借我使唤下吗

/069

第五章 她要把所有的猪都卖了

/087

第六章 他们正在搜查所有的屋子

/109

第七章 我有东西要让你看

/131

第八章 所有人都可以相信吗

/149

第九章 你们是犹太人

/159

第十章 我是安雅

捧顶桂冠给你

梅子涵



我在巴黎住的公寓对面，有个匹诺曹餐厅。它是我们异常熟悉的意大利童话里的小木偶的名字，小木偶的爸爸就是那位把他雕刻出来的老木匠。他的名字现在是一个巴黎餐厅的名字，写在门面上，看着就觉得好玩，而且还有一种“因为童话”的感动和信心，童话、文学，都是有征服力的。坐在窗边的桌前看着这个木偶的名字，我正想做一件什么事呢？我正准备来说说英国作家麦克·莫波格的小说。那么，我写下上面这一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文学的国界只是在于它们的文字，意大利文或者英文，但是它框不住喜欢它们的人，法国人可以喜欢意大利童话，中国人也会喜欢英国小说，只要喜欢了，那么他即使在法国，也很愿意来说说英国小说给他的打动。昨天，我坐在公园里，又一次阅读麦克的《逃离香格里拉》时，对面的木条长椅上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奶奶也在读一本书，我当时想，她现在读的是法国小说呢，还是英国或者意大利小说？巴黎公园的长椅上，总有人在





阅读，每当这时，我还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一定是从小就培养了阅读的习惯吧？我的确是一个会想来想去的人，这件事想到那件事，这个问题想到那个哲学。

我忘记了，我读的麦克的第一本小说是不是《战马》，但是的确是阅读了《战马》以后我才念念不忘麦克·莫波格这个名字。一个写得出非常好的人，他的名字就会成为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名字，记得住一个写出好文学的作家的名字，这几乎也是我小时候就已经有的能力，这个能力“阅读的儿童”都应该有。

《逃离香格里拉》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一个父亲找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儿子冷淡，可是孙女对他有天生的亲近，儿子把他送进养老院，孙女把他“救出来”。这是故事的大概。

《柑橘与柠檬啊》也是麦克最重要的小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一个受伤的英国士兵在还剩下的最后一夜想起许多事情、许多人物，想起他的哥哥查理，这是谁的最后一夜呢？是他的哥哥查理的最后一夜，凌晨六点查理就将被枪决，而要枪决他的，正是他为之冲锋的英国军队。你说这是怎样的荒谬事？这个士兵叫小托。那一夜的时间是1916年6月25日凌晨前。

还有那个《战马》，一匹栗红色的农耕小马，被拉上战场，历经风雨和弹雨，而弹雨如同风雨，终于可怜逃脱，和小主人重逢，但是小主人已经认不出满是泥水和血水的它。

.....

如同所有的文学都可以用几句话讲完它的故事，但是所有杰



作的文学因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以他的才华和思想、方式、语句写出来的，所以阅读的时候，你就是搭上了一艘这样的船：它始终都好像平稳，让你天高云淡，但是你心里又总起伏，会浪峰，也会谷底，会美妙地欣喜起来，又会幽幽哀哀伤愁和痛惜；会赞美地欢呼诗意、英雄，也禁不住想痛斥荒唐、罪恶。当这艘船抵达终点码头时，你不舍得下去，不愿合上最后一页，即使想下去，也可能找不到甲板和舷梯，从此，这艘船便是你的“大海”记忆，“大江”记忆，你的内心之流也就不至于很小气、很俗气，生命的高级感觉便是这么经由渐渐练习而终于诞生的。

我们对一个高级的文学家、小说家的浪漫敬佩也是这样而来，我因为也是一个不低级的文学家，所以我更懂得敬佩麦克！因为他的每一本我已经读过的小说，都是一艘我所说的那样的船，它们行驶得真是优美，留在海面江面的船尾的每一道划波，都令人想追逐着不让它消平，可以优美永恒。

我读麦克的小说的时候，总是问自己：他怎么能写得这么好！我如果可以活出另外一个文学的生命，那么我能够争取得到吗？我很想争取得到。虽然我在中国，并不指望得到一个“童书桂冠作家”的称号，但是我想为中国的儿童留下一顶真正的桂冠作品。这样，我也算是在文学里活过了，所谓的文学的光荣就是指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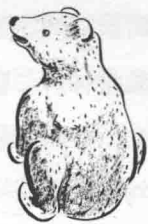
巴黎的夏天不热。经常是刚刚下着雨，现在已经日照晴空。下着雨时淅沥的水点干干净净，日照晴空，往上看，往下看，往远看，都透明。对面的小木偶名字，刚才还被淋着，现在已经干





透。文学家真是很像小木偶的爸爸，能雕刻出人物和故事，文学家里杰出的，那只要雕刻，就很容易难朽，很可能不朽，而那些雕出来便朽，可以直接扔入垃圾堆的，最好自己心里清楚，不要站到文学人行道上来。儿童们如果总有机会阅读麦克这样的文学和小说，那么等到长大，不用课堂教授，也会清楚，最好读什么书，什么故事会给自己的生命以明亮、诗情、良知，呼出的气息只给世界干净，闪动的目光只给世界信心，说出的语言只给世界安慰。麦克们的文学是帮助生命和世界的。





第一章

我们从没遇见过

乔本该更警觉些的。毕竟爸爸过去常在他耳边念叨：“乔，你可以削木棍、捡浆果、吃东西，甚至抬头找老鹰，反正你总得做点什么。如果在山上啥都不做，只是干坐在早晨的太阳底下，听着四周叮叮作响的羊铃声，你肯定会睡着的。乔，你万万不可呆呆地看着同一个地方，只有当你的眼睛忙着四处张望的时候，才不会昏昏欲睡。另外，不管做什么，乔，千万别躺下。你可以坐着，但不能躺下。”这些乔统统都懂，但是那天早上，他五点半就起床了，又给一百只羊挤了奶，浑身疲惫。羊群在他跟前吃着牧草，一切似乎都很安宁。卢夫躺在他身边看守着羊群，脑袋枕着爪子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在转悠。



乔靠回岩石上，注视着上空的云雀，心里寻思：云雀似乎总在日出的时候鸣叫，这是为什么呢？他能隐约听到自远处勒斯肯村传来的教堂钟声。勒斯肯是他的村子和山谷，那儿的居民靠饲养牛羊为生，并与它们同住一个屋檐下。每间屋子有一半的空间是让给动物们的——一楼是奶牛房，屋顶有干草棚，而且每间屋子前面都有一个带围墙的院子，长期作为羊圈使用。

对乔而言，村子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十二岁的他自出生以来，走出村子的次数屈指可数，其中一次就在两年前。当时，他前往火车站为参战的父亲送行。除了老人和小孩，村里的男人们都走光了。原以为打德国佬花不了很长时间，胜利后他们就会返乡，可是传来的竟全都是坏消息，可怕得让人不敢相信。谣言散布开来，起初是有关撤军的消息，后来则说是打败仗了，法军解散了，英军被逼退至海边，等等。一开始，乔同其他人一样不相信那些消息，但在后来的某天早晨，他看到爷爷在市政厅外的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哭泣，这使得他不得不承认了它们的真实性。后来他们听说，乔的父亲在德国当了战俘，而其他从村子离开的人都是同样的下场，除了让·马蒂。兄弟让再也回不来了。乔躺着，试图在脑海中描绘出让的脸，但失败了。不过他记得他的干咳声，还记得他冲下山的速度快得像头鹿。只有休伯特跑得比让快。休伯特·沙瑟尔是村里的大个子，他的智商仅为儿童水平，且能说清楚的话不过三两句，除此以外，他都在咕哝、呻吟和尖叫，却也或多或少地向他人传达了一些自己的意思。乔记得，当休伯特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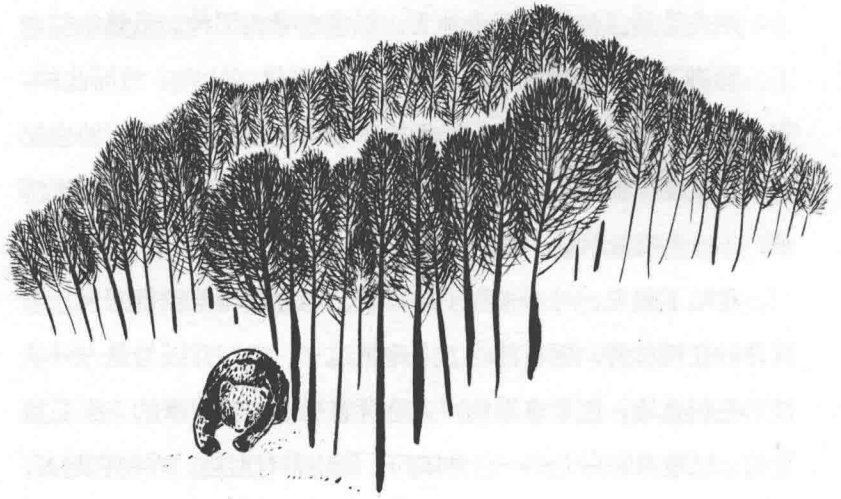
告知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参军后，嚎啕大哭了一场。勒斯肯的钟声与羊铃的叮铃声组成了一首柔和的催眠曲，带他进入了梦乡。

卢夫是条白色的大型山地犬，不常咆哮的那种。虽然年纪老了，腿脚不便，但它知道自己仍然是村里最好的狗。然而此刻，它一反常态地咆哮了起来，粗哑的嘶吼声立刻惊醒了乔。他坐起身来，发现羊群不见了。卢夫的叫声自他身后的树林某处再次传来，羊铃大响着示警，声音尖锐刺耳。

乔站了起来，对卢夫吹了声口哨，示意它将羊群带回来。羊群分散在树林外，朝着他的方向跑跳过来。起初乔以为是一只羊被困在树林边，但后来看到卢夫咆哮着后退——狂躁的、皮毛直竖的、怒吼着的卢夫——它身体的一侧还带有血迹。乔朝它跑去，喊它回来。就在那时，他看到了那头母熊，当即被吓得僵在那里。母熊走到阳光下，直立起来，仰着头。卢夫原地不动，吼叫的时候，身体因愤怒而颤抖着。

在此之前，乔与一头熊最近距离的接触也不过是在咖啡馆里面对一张挂在墙上的熊皮。母熊直立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发育完全的成人那么高，它的皮毛是浅棕色，鼻子则为黑色。乔害怕得既喊不出声也迈不开步。他恍惚地站着，无法把视线从熊身上移开。一头受惊的母羊慌慌张张地撞倒了他。他爬起身后，撒腿就朝山下的村子跑去，甚至也不回头看一眼。他猛地冲下斜坡，胡乱挥动手臂以保持身体平衡。他跌倒了好几回，又翻滚着爬起来，可是每当他试图加快速度，双腿总会再一次不听使唤。他最需要的





是一块岩石或一丛草丛，能让他重新躺下歇息。他带着擦伤和血迹跑在回村的小道上，双腿疲乏，不时回望，在喘息的间隙大喊大叫。

仿佛经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他才抵达了自己的村子。此时，他只剩下说一个字的力气了，但这一个字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意思。“熊！”他边喊着边向后指着山峦。然而人们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或者也可能不相信他说的话，他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四周人群喧闹，妈妈按住他的肩膀，试着在嘈杂的环境里跟他说话。

“你还好吧，乔？有没有受伤？”她说。

“妈妈，卢夫！”他喘着粗气，“卢夫身上到处是血。”

“羊呢？”爷爷喊着，“羊群怎么样了？”

乔摇摇头。“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

休伯特的父亲沙瑟尔先生自乔出生就是村里的村长。此刻他正试图大声维持秩序，但人们都没怎么理会他。他们纷纷回去拿上枪支，带上猎狗，几分钟内，全都集合在了广场。有些人骑着马，但大多数人是步行而来。那些偷溜出来但被逮到的孩子们被关在家里由他们的奶奶、妈妈或阿姨照管，可还是有许多孩子挣脱了束缚，悄悄地躲在狭长的街道里，跟着狩猎团队离开了村子。毕竟猎熊可是千载难逢之事，实在不容错过。而此时此刻，人们正要缔造这么一个狩猎的传奇。乔请求爷爷让他一同前往，可爷爷无法答应，因为妈妈是决不允许的。他的鼻子和膝盖正在大量出血，所以不管他如何反对，还是在妈妈的再三催促下回家进行





伤口的清理与包扎。当妈妈替他擦拭血迹的时候，小妹妹克里斯汀在一旁抬头注视着他，扑闪着一双大眼睛。

“熊在哪儿，乔？”克里斯汀问，“熊在哪儿？”

妈妈絮叨个不停，说他脸色苍白得像个幽灵，应该立马躺下休息。他最后一次向爷爷求情，但爷爷只是骄傲地揉了揉他的头发，便拿起屋子角落的猎枪跟其他人一起出发猎熊去了。

“熊很大吗，乔？”克里斯汀拽着他的胳膊。她是一个好奇宝宝。你若是忽视了克里斯汀或者她的问题，她可不会善罢甘休。“它的个子是不是和休伯特一样大？”她比划着，尽可能把手举得很高。

“熊更大些。”乔说。

经过包扎，他看起来像个受伤的战士。妈妈领他进了卧室，替他盖好毯子。妈妈在场时，他乖乖地躺着，可妈妈刚一离开，他就从床上跳了起来，跑到窗前。眼前除了村子的狭窄街道与灰色屋顶外别无他物。在教堂塔的另一边，隐约可见那参差不齐的山峰，那里仍旧覆盖着一片皑皑白雪。空旷的街道上只有拉萨尔神父一人。他匆匆而过，一手按住帽子，以防被风吹走。

乔守在窗边张望了一个下午，看着云朵渐渐下压，开始遮蔽村子。就在教堂钟声敲响了五次之后，他听到远处传来狗吠声。紧接着是齐发的枪声回荡在群山里，而村子则笼罩在一片可怕的死寂之中。

半小时后，他和其他人一起来到广场上观看胜利者的凯



旋。长队沿着街道迂回前进，由爷爷领头，休伯特在他身边欢呼雀跃。

“我们抓住它了！”爷爷喊道，“我们抓到它了！来帮我们一下，休伯特，来搭把手。”他们一起进入了咖啡馆，每人搬出两把椅子，放在战争纪念碑前。

死熊疲软无力，被四个人用两根竿子挑着，闯进人们的视野，伸出的舌头上鲜血淋漓。它被放在椅子上，四条腿分别垂在一边，鼻子和嘴被椅背向上顶着。乔四处寻找卢夫，却不见它的踪影。他问爷爷是否见到过卢夫，可是像其他人一样，爷爷正忙着讲述狩猎的经过并不停地让人照相。照相时处于中心位置的正是杂货商阿曼德·乔勒，似乎他就是那个射中熊的人。他聒噪地宣扬着这一点，圆圆的脸因骄傲和振奋而显得红光满面。“射击时我离公熊有两百米远，子弹正中它两眼间的位置。”

拉萨尔神父俯身看了看熊，说：“这是头母的。”

“这有啥差别？”阿曼德·乔勒说，“不管是公的还是母的，那皮毛都很值钱。”

欢庆紧接着照相，战争在瞬间被抛诸脑后。欢乐而轻松的浪潮席卷而来，甚至连兄弟让的年轻寡妇玛丽都大笑着加入了人群。休伯特拍着双手雀跃不已，样子像头野兽。他如同熊一般双脚站立，在街上咆哮并追逐着尖叫的小孩子，含糊不清地大喊着：“熊！熊！”乔低头看着那头熊，轻轻抚摸它的后背。它皮毛很长，细密而柔软，身体尚有余温。鲜血从熊鼻子里流出来滴到乔的鞋





上，他突然觉得一阵恶心。他转身想跑，却被沙瑟尔先生的胳膊环住了肩膀。沙瑟尔先生大声地要求大家安静。

“这就是那位发现熊的小伙子。”他说，“如果没有乔·拉朗德，我们也不会抓到它。这可是勒斯肯村近 25 年来打到的第一头熊。”

“是 30 年。”拉萨尔神父说。

村长对他的话充耳不闻，继续说道：“天知道它吃了我们多少只羊，所以让我们向乔表示深深感谢！”乔看到妈妈在人群前站着，眼中带着笑意，但他却无法回以一个微笑。村长举起了他的杯子——眼下似乎大多数人手中都拿着一个酒杯。“那么，为了乔，为了熊，干杯！打倒德国佬！”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愿熊万岁”，引起一片哄笑。刺耳的笑声不断回响在乔的脑海里。他忍无可忍，脱身逃离，不去理睬在身后喊他回来的妈妈。

要是没有村长的这番话，乔不会意识到整件事与他有何干系。母熊失去生命，张开四肢躺在广场中的椅子上，而这都是他干的好事。也许此时，卢夫也被撕开喉咙扔在山里。如果他当时没有睡着，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他沿着小道一路跑回放羊的山坡，向上冲进树林里，一遍又一遍地大喊卢夫的名字，直到嗓音沙哑。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乌鸦的叫声。他忍住泪水，试图冷静下来，回忆着最后一次见到卢夫的确切位置。他再一次呼唤起来，并吹着口哨，可是声音似乎都

